



詩語背後

三上蓮花山

雨霽虹銷憶鄧公 大潮初起此園中
客來好作新城賦 誰與共裁傲雪松
瓣瓣蓮花三界外 拳拳盛意九州同
會當華夏夢圓日 一覽衆山皆小峰

深圳十峰，來到最後一峰。蓮花山不高，海拔只有106米。所以今天的行程不像登山，更像遊園。可自古山高人为峰，再高的山也不過人人，人卻可以令山的高度得到提升。當我仰望山頂上昂首闊步的鄧公塑像，方知蓮花山的巍峨，全深圳無峰可比。

深圳特區成立前，蓮花山不過是個普通山丘，實安縣眾多山丘之一。甚至嚴格說來，山丘都算不上，只是一塊高地。歷史上分屬三個村，並沒有統一名稱；南坡屬崗廈村，村民稱其大王嶺；北坡分屬上、下梅林村，分別被村民稱作蓮花梁、九江壩。最早以蓮花山來命名這塊高地，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。當時，解放軍工程兵在高地上修築邊防設施，標註地圖時選用了蓮花山這一名稱。不過，村民還是沿用舊稱謂的多。

深圳諸山皆出自蓮花山脈，惟此峰得以「蓮花山」命名，可見其特殊價值。蓮花山脈是粵東南三大山脈之一，呈東北—西南走向。主脈從東北的大埔縣至西南的惠東縣，長約280公里。餘脈延伸至深圳、香港，沒於南海離島。蓮花山脈在深圳的支脈從梧桐山脈，由梧桐山脈又分成三個支系，即七娘山系、雞公山系和陽台山系。按堪輿學家的說法，三個支系構成了深圳的三條主龍脈，所有風水旺地均在其上。而蓮花山，正處於雞公山系與陽台山系的交會點上。深圳市政府籌建蓮花山公園，是1992年10月即鄧小平「九二南巡」後不久破土動工的，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正式開放。建成不過數年，蓮花山公園就名動大江南北，入選全國紅色旅遊景點景區名錄。公園修得很漂亮，佔地194公頃，草坪、湖泊、樹木錯落有致，石階步道與蜿蜒車道穿插互補，風箏廣場和山頂廣場遙相呼應，成為市民舉家休閒首選。景區大致呈菱形，南起紅荔路，北到蓮花路，東起彩田路，西到新洲路，四面皆有入口，而以南面為主入口。

在調入深圳工作之前，深圳十峰中我唯一到過蓮花山。每次上蓮花山，其實都不只是為了登山，所思所想亦在山水之外。包括此次選擇蓮花山作為打卡深圳十峰的收官，也主要是考慮它的紀念意義。

山水與遊人，是相互成全的。人寄情於山水，山水因人而被賦予意義。所謂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」，固然指山中高人，又何嘗不指遊山者呢？古往今來，山還是那座山、人已不是昔日之人的情況屢見不鮮。蓮花山因其特別的因緣，更成為引發人思考之地。近幾年三上蓮花山，由於自己身份不同了，感受也大不相同。

一上蓮花山，是2018年6月，我當時還是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。來自香港社會各界的150名青年才俊，組成「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青年機遇」參訪團，由我帶隊，乘高鐵北上，跨珠江、長江、黃河，直達北京。參訪團從蓮花山公園山頂廣場鄧小平塑像前起步，緬懷改革開放總設計師，破析香港與改革開放的不解之緣，思考新時代香港青年的出路。

改革開放帶來的歷史機遇，成就了一代香港青年。而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領頭羊，也深深打上了香港的烙印。如今，面對深圳河兩岸的風物變遷，這些青年朋友的心情定然不會平靜。香港人一直以學習能力強，富於機遇意識和探索精神而著稱。世界局勢瞬息萬變，科技進步日新月异，香港社會卻不時泛起孤芳自賞、抱殘守缺的沉渣，令發展的步履有些蹣跚，很多年輕人的國際視野反而不如內地年輕人。他們的出路在哪裏？也許這個參訪團的主題，便蘊藏了答案。蓮花山上，深港兩地青年齊聲誦讀《青春獻辭》的場景歷歷在目：歷經風雨來時路，滿懷豪情赴天涯。融入中國夢，青春再出發！

二上蓮花山，是2020年底，我結束了駐港工作，返京路過深圳。當時北國已入凍冬，一片肅殺，深圳還是遍地紅花綠葉。慶祝深圳等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大會剛開過不久，輿論還集中在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，總結經濟特區建設經驗，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。同行的幾位朋友來自不同省份，都有過駐港經歷，現在都在深圳工作。由於時間比較充裕，我們且行且聊，天南海北。印象最深的話題，是談到四個經濟特區中，為什麼只有深圳一騎絕塵，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引擎？

中國人做事，講求天時地利人和。以天時論，深圳冬季無嚴寒，街頭巷尾365天都是一片忙碌。不過，具備如此天時的南方城市並不鮮見，深圳之所以成為深圳，還因其特殊地利——毗鄰香港。香港對深圳的影響，是全方位的。至於人和，恐怕有一點不容忽

● 江 鄰



一條城市中軸線穿過深圳市民服務中心大樓，連接香港青山綠水，直達遙遠天際。作者供圖

視：深圳基本上是白手起家，本土勢力不強，各路人馬八仙過海，上達天聽，近借港澳，遠及海外。如此強大人脈，還有什麼辦法想不出來，什麼阻力不可化解。

三上蓮花山，便是這次了，我已成為擁有鵬城戶口的新深圳人。當我站在山頂廣場向南眺望，一條城市中軸線穿過深圳市民服務中心大樓，連接香港青山綠水，直達遙遠天際。大樓外觀如展翅的鯢鰲，氣魄宏大，寓意深遠。思及深圳經濟特區40年來走過的路，不由令人感慨萬千。

事非經過不知難！深圳走到今天，殊為不易。國內的爭論來自方方面面，國際的博弈也是刀光劍影。鄧小平兩次南巡，撥開迷霧，校正航向，確保改革開放的巨輪破浪前行。1984年是針對「辛辛苦苦幾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」的質疑，擲地有聲地表明自己的態度：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，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。1992年南巡期間發表的談話作為《鄧小平文選》的終篇，其意義更是非凡。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這樣對記者說：「我是1985年調到深圳的。我年年請他，都沒來。到1992年不請自來。這次完全是他自己要來。鄧小平雖然8年沒來深圳，但他一直關注着深圳的發展。這個深圳成功不成功，關係到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不成功。你想想當時我們是什麼狀況啊。對當時的國際局勢，鄧小平講了三句話：第一句話，冷靜觀察；第二句話，穩住陣腳；第三句話，沉着應付。不要急，也急不得。要冷靜、冷靜，再冷靜，埋頭實幹，做好一件事，我們自己的事。」

勒杜鵑俗稱三角梅，是深圳的市花。一年一度的勒杜鵑花展是蓮花山公園的盛事，今年將於11月20日開幕，現正緊鑼密鼓地布展。花展擬以「千園生態，萬象生活」為主題，分城市花園、精品花園、未來花園、城市花集4個核心展區。其中，城市花園由全市12個區級架構（行政區、新區、深汕合作區、前海管理局）聯手打造，每個區都盡情展示自己的特色和創意，無不匠心獨運。秋風正爽，徜徉在充滿生機的蓮花山公園裏，分明感受到深圳已進入百花爭艷的新天地。



字裏行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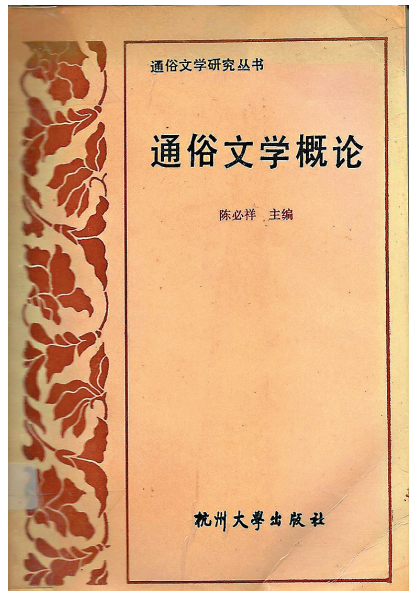
● 黃仲鳴

再無金庸與瓊瑤

茹志鵑是個作家，我小時候就知道這個人了。當時在書坊看到她的《百合花》、《高高的白楊樹》，可惜一本也沒看過。後來她的女兒王安憶出道了，倒看過她不少作品。

茹志鵑逝世於1998年，享壽73歲。不久前，看到她為一本書寫的序言，談及通俗文學。她說《紅樓夢》：「在中國讀者的廣泛性來說，真是家喻戶曉，而且它文字易懂也不深奧，那麼它是通俗文學？」並確認《紅樓夢》是通俗文學。又指英國女作家夏綠蒂的小說《簡愛》，「也算是在通俗範圍以內」。這篇文章推測寫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其時金庸與瓊瑤已風靡內地，茹志鵑希望那時成立的「通俗小說研究所」，能培養出高層次的通俗作家來。經調查，這個研究所，於今安在哉？當年它的成立，是基於某大學抑某學術機構？待攷。

茹志鵑這篇小序見於一本書《通俗文學概論》（多人合著，陳必祥主編，杭州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）。什麼是通俗文學？這素受討論，這書有明確的界說，如指出特點有三：1、通俗性；2、故事性；3、娛樂性。最特別的，還將



● 界定通俗小說，這書有獨特的看法。作者供圖



生活點滴

●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粵語講呢啲

粵語入文：過癮、到肉、抵死、啖核/絕核、搞嘢、勁到無倫

個市咁靜，搵啲嘢搞下好嗎！
周度都未通關，「搞嘢」同自設冇分別！



「家計會」講咩「兩個夠晒數」，你兩隻咩咩「搞嘢」，我話「一個都嫌多」嘅！



做咗成日嘢，係時候「過癮」吓喇！
好好都有「過癮」今日真係要「過足癮」至得！
Leo，你有咩咩咩咩？
呢排搞緊個視頻，叫「廣東話好搞嘢」。
廣東話呢架咩好「過癮」啲嘅！
George，「過唔過癮」，搵啲你咪知嘅！

George，你帶加拿大嚟吃香港嘢咩兩年，就講得一口好廣東話，我心服口服嘅！



Leo，讀大學嗰陣啲香港嚟嘅同學，第一句教我做廣東話就係俚口，等我以為廣東話好粗俗嘅！
咁佢家呢？



呢兩年嚟香港接觸咗唔少呢香港人：好似你咁，成日同我講廣東話俚俗話，咁我就知道廣東話其實係咁嘅粗口！嘩嘩咁講就係「過癮」「到肉」「抵死」「搞嘢」「勁到無倫」！
過癮、到肉、抵死、搞嘢、勁到無倫
《粵語俚語》
粵語入文：過癮、到肉、抵死、搞嘢、勁到無倫

「過癮」原指有鴉片煙癮的人吸食鴉片，或嗜欲的滿足；如：「玩得過癮」、「辣得過癮」。廣東人會用「過癮」來形容一些令人看後稱心滿意的文句，廣東話就是有這個特質。

在正式的武術比試或拳擊比賽中，參與者都是全力以赴，正是「拳拳到肉，毫不留手」。「到肉」後用以比喻恰到好處，有到位的意思。

就粵語的性質，說其「到肉」就是說它能對狀況作出準確的描述，絕不含糊，且生動傳神。

書面語中，「抵死」有觸犯死罪的意思。粵語中的「抵死」就有著不同意義。筆者看出：

抵→相當→當→應該

所以「抵死」就有「該死」的意思。

抵→相當；死→終結→絕

所以「抵死」也可指「相當絕」，「相當絕妙」的意思；用以形容文句，就是指絕妙傳神。

提到粵語如何精妙，有不少人用上「啖核」（有寫「絕核」）一詞。查「啖」指飲、吃，粵語中也有啖吮的意思，所以單從表面，人們應看不出這個詞有那個意義。據筆者的考究，「啖核」是「絕密」的音轉：

絕/zyut6；變調→啖/zyut3

密/mat6；變聲母→核/wat6

而「絕密」則由「精彩『絕』倫、思慮精『密』」演化過來。

廣東人用「搞嘢」這個字表示「事」。「搞嘢」一般指「搞事」，有做事、生事的意思，現也暗指行房。由於：

搞→弄→把玩

所以筆者認定「搞嘢」又有把玩事物的意思。如有人說「廣東話好搞嘢」，他就是指廣東話善於精巧拿捏事物的描述。

書面語中有所謂「舉世無倫」，當中的「無倫」就是指沒有可以相類比的，亦即「無與倫比」，所以廣東話中的「勁到無倫」就是指厲害非常，無與倫比。在「方言」中，說廣東話「勁到無倫」應不為過。

「粵語入文」指文章中滲透了一定程度的粵語詞匯；如全篇都以粵語書寫，亦即以粵語完全取代了書面語，這應是「粵語成文」。近年，有人鼓吹香港人須堅持使用粵語，並推崇「粵語成文」，後者的理據正正是粵語有着「過癮」、「抵死」、「啖核」、「搞嘢」、「勁到無倫」的特質。無可否認，以上是「粵語保育」的一部分。對於所描述的粵語特質，筆者絕對是附和者，不然又怎會站在「粵語保育及傳承」的最前線呢？不過附和歸附和，「粵語成文」是有一定難度的。這是因為粵語的詞匯量在根本上不足以支撐全文；勉強為之，文章只會流於平庸粗俗，還局限了讀者群。從筆者寫作的經驗所得，能讓人，不只說粵語的人能欣賞粵語之美，應是以書面語做「膽」，粵語做「腳」；當然，在描述生動有趣的情景時，粵語最能凸顯其畫龍點睛的效果。



生活點滴

租房裏的歌聲

● 胡賽標

我聽過的歌聲很多，如騰格爾的沉重吟唱，王菲的深情回眸，雲朵的高亢訴說，尤其是「一代天后」鄧麗君的歌聲，以獨特的嗓音風靡全球，讓人沉醉而震撼，久久難以忘懷。

那晚，幼兒教師如昔將剛錄製好的歌《枕着你的名字入眠》發到群裏，那純樸的歌聲帶點沙啞，卻婉轉而深情，孤寂而遼遠，蒼涼又茫然，宛若一位飄逸癡情的伊人，在蕭瑟秋風中佇立，凝眸盼望。我閉着眼睛靜靜聽着，思緒悠悠，漸漸地，我的心裏彷彿被什麼撥動着，淚水從淺淺的眼角慢慢溢出……

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歌聲，當我了解了她的故事之後。

去年，她獲得了福建省「最美家庭」的榮譽，但她的生活其實並無太大的改變。她仍然做着微商，仍然每星期三次到市二院陪護做透析的丈夫。19年來，她與患尿毒症的丈夫經歷了許多人生的艱難與痛苦，但是她仍然沒有放棄對生活的熱愛，甚至在堅韌中仍不時迸發出小女人的浪漫情調。

別人很難理解她。她秀逸優雅，束着長髮，背着黑包，胸前掛着一隻綠色如意。她的天性中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高貴，哪怕跌落深谷中，她仍是一隻綠色的如意。去二院做透析，時間很長，她做好了糕點，準備在午餐時給丈夫餵食。可是，在去二院的路上，會經過一個小公園，有時如昔會停下來，拿出手機，對着牽牛花兒，或者一片楓葉、一隻秋雁，拍照，發朋友圈……這時，丈夫會微笑地凝視着她，等她拍完才蹣跚着去醫院。她消瘦的臉龐會溢出一種開

適的自在，透出她骨子裏的浪漫情懷……

因為要照顧患病的丈夫，她失去了工作，不得不做內心不情願的微商，瑣碎的微商。友善率真，聰穎俏皮，溫柔體貼，敏感浪漫，是親友們對如昔的印象與評價。問她：「你有缺點嗎？」她笑笑說：「有啊。愛較真，自以為是，不夠圓通，哈哈。」

浪漫的往事如電影閃回。剛結婚那會兒，二人世界，如膠似漆，他們手拉着手，漫步於楓林旁、小溪邊……俏皮的如昔會鬧着標哥，背她走一小段小路，嘻嘻哈哈的，或者兩人面對面坐着，凝視着對方，你一口，我一口，慢慢地「舔」一根冰棒……她睜起眼，很享受這種「小確幸」。可是，想着想着，她一會兒就噙滿淚花，不知是因為喜悅還是憂傷？

她曾是驕傲的「撒嬌女」。丈夫由於腎無法排出毒素，過高的尿酸引起關節針扎似的痛，並且發燒，嘔吐，拉洩……她心想，自己要堅強，不能撒嬌，把「撒嬌」專利讓給丈夫。那年冬天，朔風凜冽，病房裏寒氣逼人。用臉盆接了丈夫的嘔吐物，她都不想吃飯了。她心疼丈夫躺床上半個月了，她在日誌中寫道：陽光/就在窗外/觸手可及/然而/卻因一牆之隔/可望不可及/多想把散落一地的陽光/收集在小屋內/讓溫暖撫慰你的苦痛……

為了節省費用，她到醫院外的小吃店買飯菜。一位前來治病的殘疾兄弟為了省錢，比較哪家飯店便宜，進出飯店二次，最終還是選定這家飯店買飯。如昔

覺察到了他們的不易，付賬時多給了點錢，悄悄囑咐老闆多打些飯菜給他們。她難過極了，自己沒能力幫助他們，只希望他們今晚能吃饱。然後，忍住眼淚，走到僻靜處，想起同病相憐的痛苦，蹲在地上痛哭……

19年的時光，分分秒秒，大多消弭於病房透析機輕微的「沙沙」聲中……所有的煩躁、難受、單調、寂寞都化為眼神的交流、平靜的恬淡。為了排遣丈夫的內心煩悶，她學會了唱歌，用的是「全民K歌」的軟件……她的歌聲有一種憂鬱的柔美，如一縷輕柔的春風，拂過不安的靈魂。

凝神靜聽時，一個細微的有節奏的「哇、哇、哇……」聲，在渺遠的歌聲中，若隱若現。問這是怎麼回事？她笑了，羞赧地道出實情。

原來，她白天練歌，夜晚悄悄在租房的衛生間裏錄音，說它空間小，關閉窗戶，錄音效果出奇好。而衛生間的一根舊水管有點滲水，她不好意思叫房東修。我心裏顫了一下，卻囁囁着不知說什麼好。

那晚，我在睡夢中又聽到如昔的歌聲，低吟而悠遠，深情而淡散，伴隨着一下下的「哇、哇」聲。它似乎在訴說什麼，又似乎什麼都沒表達，好像在絮語自己，又好像暗示別人。這從容恬淡的歌聲有一種特別的愛的味道……哦，忘了告訴你，她的真名叫劉志華。

每個人的生活，常不知下一秒會發生什麼意外，哪怕天很黑，只要你勇敢地唱出自己的歌聲，或許生活的螢火蟲就會飛出來，為你照亮前行的路。

